轟隆～轟隆～轟隆～。。牛車在高低不平的黃土路上顛簸前進。不停的搖晃，讓采芷全身發癢發麻。牛車上鋪著的厚厚乾稻草，更不時扎痛伊的手腳。伊真討厭坐牛車逃空襲的日子。

伊多麼思念原來那個家呀！從平地突兀拔起的三層樓，伊的住家就在最高的樓層上。厝間兩翼是寬長的陽台，邊緣排列各式的盆花。喜愛栽種花木的「多將」（日音，父親）把陽台鋪排成了空中花園。采芷不認識那麼多花草的名字，但獨獨記得「鼓吹花」（喇叭花）。每天清晨當伊醒來，一手拎起從不離身的，「卡將」（日音，母親）用碎布片為伊縫製的布偶，悄悄推門走出陽台去看「鼓吹花」。牽牽絆絆綠色藤蔓上，紫紅色花朵張開大大的嘴巴，好像在合唱清晨的頌歌，又好像要把太陽一口吞下。幾乎就在同時，厝角頂的麻雀窩也傳來了吱吱喳喳的鳥叫聲了。聽久了，采芷彷佛能分辨出麻雀爸爸嚴肅的呼喝、媽媽叫喚兒女的喋喋與小麻雀稚嫩的撒嬌聲。

采芷走向陽台邊，提起腳跟半身往下探，有時會看到樓下「厝邊頭尾」低矮的平房裡跑出幾個小玩伴。他們抬頭向樓頂的采芷招手，伊就舉起布偶向他們還禮。伊自覺是個小公主，正在接受臣民的歡呼。伊很喜歡那種高高在上，唯我獨尊的滋味。哪裡想到會有這麼一天，任由一隻該死的老牛，把伊載到一個不知往何處去的地方。

該死？最該死的是那顆不長眼睛的炸彈。那些日子裡常聽見大人口中掛著「戰爭」兩個字。戰爭是什麼「碗糕」？是不是一隊一隊排列整齊的「兵仔」走過街口，呼口號、唱軍歌，步槍上的刺刀在日頭光下閃閃發亮。如果這麼好看的遊行就叫「戰爭」，采芷希望天天都有戰爭，而且戰爭永不停止。

有一次半夜裡，采芷在睡眠中聽到屋外陽台上糟雜的腳步聲與細碎的人語，伊爬下眠床跑出去擠在大人中間看「鬧熱」。哇！遠方的天邊是一層鮮豔的紅彩色，不時有炫麗的火花衝向夜空。大人說「岸壁」（港口）中了美機的轟炸，大火正在燃燒。即使這樣，采芷對戰爭還是沒有任何具體的概念，一直到那夜一顆炸彈在三層樓附近爆炸。都說那顆炸彈原本要炸的是采芷居住的三層西洋樓，不知為什麼就掉到隔壁的平房上。平房被炸得粉碎，屋裡的住戶被拖拉出來時已面目全非。

還有一次天將亮未亮的時候，采芷朦朧的心神中，聽到好像有人用「秀剪仔」（極尖銳的台灣剪刀）劃開布匹那樣「咻」的一聲，伊的頭殼還未反應過來時，耳邊已響起驚天動地的爆炸聲。「多將」幾乎與爆炸聲同時，從床上一躍而起，抓住采芷就往樓下衝。伊往外面看，不遠處的木屋頂上升起了熊熊的火焰。他抓雞似的把采芷提進防空壕，「卡將」抱著三歲的弟弟，腳步顛顛地隨後跟著跑。

「多將」決定搬家逃空襲了。他是那樣堅決而固執，不給人任何抗議的機會。「卡將」一針一線縫製成的，采芷愛若生命的布偶，任伊哭鬧，不准帶就是不准帶。「多將」還說再不閉嘴就是討打。采芷不得不跟心愛的布偶分手了，好傷心的別離呀！伊把它們藏在房內自認最安全的角落，巴望厝樓無恙，等伊「疏開」（逃空襲）回來再相逢。

「卡將」讓采芷跟弟弟穿戴上笨重的填塞厚厚棉花的外套與防空帽。帽子的設計很怪異，不但把眉毛以上的頭臉掩遮得密不透風，兩邊還連著長長的護耳。「卡將」還在外套的「內裡」繡上采芷和親戚的名字與地址。她說：「萬一半路遇到空襲，"多將" 跟我都遇難，妳和弟弟還有命在，希望有人把你們送到親人的所在。」「卡將」說完話掉過頭去擦了一下眼睛。采芷不能瞭解，那時「卡將」是以何種心情說出這番話。伊多麼討厭穿戴外套與防空帽啊！它們是那樣的笨重又難看。沒穿多久就逼出了滿頭滿身的大汗。但是伊能找出什麼理由拒絕呢？恨只恨那些可惡的炸彈。

牛車用緩慢得令人不耐的速度在千瘡百孔的黃土路上搖晃前進。日頭落山了，晚風開始呼嘯，一顆孤星出現在天邊。牛車拐灣進入長滿「那投樹」的鄉村路。那些帶刺的枝葉在風裡張牙舞爪，有如成群鬼魅無聲譏笑逃難的人群：「跑呀！逃呀！說什麼皇軍勝利、天皇萬歲！都是騙人的謊話。只有這才是真的～恐慌、飢餓、疲憊、無休止的逃亡。。。」采芷不知道小路通往何處去，就是老牛把伊帶到天涯海角的盡頭也已沒關係啦！伊現在最大的痛苦是困倦。伊開始思念三樓尾頂伊的布偶與舒服的眠床來。伊轉身纏住「多將」鬧著要回家，要睡眠床不要睡乾草堆，要布偶不要戴防空帽。「多將」皺起眉頭悶聲罵伊：「妳沒看見前面坐的"囝仔"嗎？才比妳大幾歲？已經會幫伊老爸趕牛車，還不乖乖給我安靜下來。」

采芷裂著嘴正想哭，但一回頭就看見他～拉著牛索幫他老爸趕牛車的男孩。他也正怯怯地回過頭來，臉上顯出一點得意，又有點「歹勢」。采芷瞪他一眼並在心裡嘮叨：看什麼看，沒見過囝仔捱罵嗎？采芷把怒氣全發在那個孩子身上。男孩趕緊把頭轉了回去。。。。牛車在茫茫的夕暮中繼續前進。疲倦戰勝了一切，采芷靠著母親的臂膀沈沈地睡著了。伊夢見心愛的布偶在家中寂寞的角落低聲地哭泣。

「吱吱！喳喳！吱吱。。。」群鳥喧鬧，一聲比一聲清晰。「我在哪裡？回家了嗎？」采芷從夢中醒來，神智還有點迷糊。四周觀望，伊發現自己睡在一個完全陌生的房間。陌生？一點不錯。半舊的紙門，方塊榻榻米。牆角堆著家具，都是昨天與采芷一起坐牛車來的。窗外陽光璀璨，是美麗晴朗的一天。

「吱吱、喳喳！」鳥又叫了，越來越大聲，怕采芷聽不見似的。鳥在哪裡？抬頭看了看。哈！那不是？傍窗一株龍眼樹開著淡黃色的花，數不清有多少隻白頭鳥在枝葉間跳躍。一隻、兩隻、三隻。。。啊！這個鳥家庭可真大。它們全長一個樣：白毛蓋頂，尾巴翹翹，張著小嘴吱喳不停。也許是個鳥學校吧？采芷想，但分不出誰是校長、老師或學生。

果樹園中漂浮著淡蜜的清香，陽光把采芷照得心底透亮。伊從半開的窗口一躍而出。「撕──」，咦！怎麼回事？采芷低頭一看，「害啦！」睡袍裂開了。伊站在龍眼樹下，一手拉緊裂開的「衫尾」，愁眉苦臉地對著滿樹的白頭翁。伊多麼羨慕那些聒噪不休的鳥兒啊！唱也自由，玩也自由，蹦跳也自由。撕破衣服（如果鳥也穿衣服）也肯定不會捱罵吧！。伊在那裡自怨自艾，忽然覺得背後人影一閃，是昨天趕牛車的男孩。

「喂！你怎麼進來的。」采芷發聲問他，右手緊握著撕裂的衣襬。

男孩沒出聲，指著竹籬半開的柴門。他伸出藏在背後的右手，手裡拿著一個小木盒，盒裡放著三粒小小的白蛋。

「什麼蛋？」采芷問他，同時接過小木盒。

「蛇蛋」男孩說。

「啊！」采芷尖叫一聲很快把木盒丟還給他，木盒差點掉到地上。

「哈！騙妳的啦！不是蛇蛋，是白頭翁的蛋。我今天早上爬到樹上拿的。」男孩說著，呵呵地笑出來。

「你家在哪裡？」

「那邊」，男孩說，一邊指著龍眼樹後的籬笆。

采芷順著他指的方向看過去。不遠處一片青翠的竹林下一棟「紅磚仔厝」，屋前空地上悠閒地啃嚼著飼草的，正是昨天讓采芷的屁股震盪得酸痛發麻的老黃牛。采芷正看著黃牛，門口不知何時出現一個農婦打扮的女人。她四下張望，口裡呼喊著：「阿雄、阿雄啊！」

「我要回去了。我阿母在找我。」男孩把木盒放在采芷手裡回頭就跑。采芷捧著木盒，小心翼翼卻滿心歡喜地走回屋裡去了。

雲淡風清的五月天是放「風吹」（風箏）的好日子。山村裡的「飼牛囝仔」騎在水牛背上手裡拎著「風吹」來到溪邊的青草地。他們把牛索放開讓牛吃草。有些水牛躺進溪裡呼嚕呼嚕洗著澡，把溪水攪出圈圈漩渦與白泡。未長犄角的「牛仔子」互相頂著頭殼鬧著玩。

孩子們先把「風吹」平放到地上，鬆鬆線卷拖著「風吹」向前跑，然後出手用力拉一拉，「風吹」就如長了翅膀往上飛。不過一眨眼的光景，老鷹、鷲鳥與蜈蚣，還有翩翩展翅的花蝴蝶，都已飄盪在半空中。采芷抱著自己辛苦黏成的「風吹」怯怯站在一旁。跟別人的一比，十字形竹架上貼一張新聞紙，下面黏幾條鬚鬚的東西實在很難叫做「風吹」。伊孤單地站在那裡任憑陣陣涼風吹動衣裳。阿雄看到采芷，拉長脖子叫：「來放嘛！采芷。」其他孩子聽見了，就怪聲怪氣地叫喊：「來放嘛！采芷」，然後哈哈大笑。采芷低著頭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緊緊抓住手裡的「風吹」。

 一個比別人高出半個頭，外號叫「牛頭」的男孩衝過來出手就搶采芷手裡的「風吹」。采芷嚇了一跳，還沒來得及鬆手，可憐的「風吹」立刻斷裂成兩半。采芷的眼淚直直滾落下來。阿雄飛跑過來對準牛頭就是一拳，兩個男孩扭打成一團。其他的孩子看見了，都收回「風吹」趕來看「鬧熱」。阿雄沒有牛頭高，根本不是牛頭的對手。阿雄的鼻頭中了一拳，搖搖晃晃跌倒在地上。

「流血啦！流血啦！受傷了。」孩子們大叫著隨即一哄而散。采芷站在旁邊一面哭一面叫著阿雄的名字。 阿雄掙扎著站起來一手摀著鼻孔走到溪水邊。他解開繫在腰間的布巾沾濕往鼻孔塞。他臉面朝天躺在地上，采芷靜靜坐在他身旁。微風吹著，相思樹林不停地嘩啦，小溪流水依舊淙淙。。。「大家快來看啊！一對"翁仔某"（夫妻），采芷跟阿雄是一對"翁仔某"」。「飼牛囝仔」不知何時圍攏過來取笑叫喊。阿雄很快坐起來。他看了采芷一眼，臉色緋紅。采芷不知道自己臉紅了沒有，只覺得耳根發熱。日頭一落山，黃昏的煙嵐很快就蔓延開來。快走到小路分叉，采芷的「厝門口」時，阿雄回頭對采芷說：「明天我給妳做一隻最好的風吹。」采芷點點頭，心裡甜甜的。

七月的鳳凰木開花把山巔燃燒成一片火紅。日頭光也不甘示弱，盡其所能放出足以把萬物燒焦的熱量。除了不得不下田的「作息人」，能不出門的人就躲在厝內「避日頭」。但等到日頭隱落到山後，大人囝仔「相招」到溪裡去「ho」魚。戰時配給的魚肉類真有限，在溪裡「ho」到的魚蝦就是加菜的餐品。一群人捲起褲管、裙腳，提著竹籃到溪中碰運氣。他們把竹籃壓入水裡，耐心等待倒霉的魚、蝦自動來投籃。魚仔入籃，提起一看，頭尾只有幾寸長，但已足以換來「欣羨」的眼光。「卡將」嚴禁采芷下水，伊只能蹲在水邊看「鬧熱」。阿雄在水裡靈活得像條魚。他會扔幾條活蹦亂跳的小魚給采芷。伊把小魚養在舊臉盆中。三兩天後，小魚一條一條翻上白肚死翹翹。伊滿懷憂傷把小魚埋在龍眼樹下。再放一批魚仔到盆中，結果往往是一樣。

當暮色從山崙湧起，成群結伴的「火金姑」就開始在草叢上、籬笆邊不停地飛舞。閃閃發亮的小飛蟲背負各式各樣奇怪的傳說。最讓采芷心裡發毛的傳說是～～「火金姑」原是橫死異鄉的幽靈，趕著黑夜漫漫的長路回來找尋自己的家園。阿雄教伊「火金姑」的「囝仔歌」，已取代了「卡將」教伊的「桃太郎」。有事沒事，伊就會「細」聲唸著：「西北雨，直直落，鯽仔魚欲娶某。鮕鮐兄拍鑼鼓，媒人婆仔土虱嫂。日頭暗，找無路，趕緊來，火金姑，做好心，來照路，西北雨，直直落。。。」。采芷把阿雄幫伊抓來的「火金姑」裝入長長的玻璃罐。微弱的螢光積少成多竟然也能照亮暗夜的小窗。

「噹噹！噹！咚！咚咚！。。。」無月的暗暝，火金姑特別明亮的時候，厝後山崙曾經傳來斷續的鑼鼓聲。那是山上一座道觀在做驅鬼的儀式。道士帶著村裡一群男孩子，在采芷家後面的山路追跑吆喝。

「來啦！來啦！有看到"無"？」有人大聲問。

「看到啦！在那裡，啊！又跑了，快追。」有人附和。

「唉呀！跑到前面厝內去啦！」有人大聲說。

他們非鬧到深夜不停止。半暝醒來去上「便所」的時候，采芷覺得厝內陰暗的角落躲著青面獠牙的鬼怪，內心非常驚慌。伊問過「卡將」，「卡將」說「多將」的職務妨礙到工廠一些人的利益，所以給錢叫道士做法術，製造一些鬼怪出來，目的是把伊全家嚇跑。

「他們真的看見鬼了嗎？」有一天采芷忍不住偷偷問阿雄。

「沒有。我問過了，幾個參加的囝仔說什麼也沒看到。」

「那他們為什麼說看到了呢？」采芷又問。

「他們拿了錢，不照著說不行啊。」阿雄說。

「那你怎麼沒去呢？你也可以去賺錢啊！」

「我，我怕妳會"著驚"。」阿雄吞吞吐吐地回答。

采芷歡喜得笑出來。伊覺得阿雄對伊真好。

 當另一個水清草綠的季節回到了山村，戰爭結束了。「多將」決定搬回城裡去。除了采芷沒有人反對。伊已經不思念布偶了。伊已經愛上活鮮鮮、蹦蹦跳的小鳥、小魚等真實有生命的玩具。最讓伊離不開的，是阿雄送伊的剛剛孵化出來的「鳥仔子」。它們黃黃嘴巴啾啾叫、小圓眼睛溜溜轉，說有多可愛就有多可愛。采芷真的對「多將」生氣了。他總檢伊最不願意的時候搬家。離開山村前一天，采芷把所有的「鳥仔子」都還給阿雄，一再叮嚀要好好照顧。

「你們要搬走了嗎？」阿雄問伊。

「明天就要搬了。」采芷說。

「還回不回來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明年龍眼花開的時候會不會回來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後年呢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除了「不知道」，采芷找不到其它可以回答的字眼。回到城裡以後，全新的生活，不同層次的挑戰，把人弄得緊張、興奮又忙亂。采芷再度回到山村，二十年悠悠歲月已成過眼雲煙。

那天黃昏，身為大學助教的采芷，帶領一組「植物標本採集隊」的學生，為了抄捷徑，翻山越嶺以致迷路。簡陋的小村，疏落的房舍，他們的簡略圖上找不到座落的位置。但是當伊看到緩緩流過的溪圳以及山崙上的小廟，伊明白自己回到了「囝仔時代」逃空襲寄居的地方。山崙上草木依舊雜亂、新墳舊墓更顯擁擠、住過的日式宿舍與果樹庭院已變成一座低矮的磚窯。竹林蔭中阿雄家的紅磚厝房依然存在，只像蒙上一層灰煙。多少童年往事悠忽湧上了心頭。。。采芷帶著學生向竹林的方向直直走去。

走近門口，采芷無法阻止自己急速的心跳。他還在嗎？結婚了嗎？還能認出當年的采芷嗎？多少問題走馬燈似的在腦中盤旋。。。虛掩的柴門適時出來一個樸素的村婦。采芷請問她路途、市鎮的方向，並提起阿雄的名字。婦人說她不清楚，也許她的丈夫認識，因為他是「在地人」。婦人把她的丈夫呼叫出來，是一個中等身材，面貌清瘦的男人。采芷再度提起阿雄的名字。男人說：「戰後不久，阿雄的老爸就把這棟厝間賣給我的老爸，他們很快就搬走了，不知道搬到哪裡去。」男人閒閒地說著，同時好心地提出用「鐵牛仔」（馬達發動的載貨用的車輛）送他們到「火車頭」（火車站）的建議，也許趕得上最後一班進城的「五分仔車」（運甘蔗、木材的小火車，同時也掛一兩節車廂載人）。

「鐵牛」的車聲軋軋，在黃土路上迎風前進。落日把晚霞照成豔麗的玫瑰紅。這就是小時候阿雄跟他的父親，用牛車載送采芷全家逃空襲的來時路。采芷在鐵牛車上不斷想著，如果二十年來伊與阿雄在山村中一起長大，兩人會有什麼樣的結局？自從那年別後，命運把兩人送上再無交會點的人生路，「囝仔時代」的稚情就此隱幽潛形，消逸無蹤。然而不管從此相逢與否或見面已成陌路，在采芷與阿雄的舊夢最深處，那些青澀年華經歷的悲歡往事，別人無從領會的眼淚與歡笑，永遠只屬兩人所共有。

 （2018年10月修訂）